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外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黃嘉績

東萊外集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策問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修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於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內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劉石僭擾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於中原者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褚裒之徑赴彭

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商浩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於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丘裕之長安幾成而敗既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彥之檀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前籌之箸然尚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孱儒腐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

略嗚劒抵掌志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横挑强敵
敗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當之論
將何施而可
問方鎮在唐與國迭為升降葢其始列鎮於邊置將以
統之至永徽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闕
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兼領不遥授尾大不
掉之患尚未見於天下自天寶分置十道節度馴致漁
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將然武德以來邊陲

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變者其制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與地封略要必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徒曰禄山非池中物而已也安史既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然此大事也子儀光弼輩曾無一言乎建中之元威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悅於孤窮之中者釁端果安在而羣叛相仍同時有四王一帝之僭又誰致之也奉天息兵之詔始返都邑遽欲食言陸敬輿蓋懇懇言之汴水之變歲月未幾耳乃

選懦姑息而又煩敬輿之諫人心勇怯何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年平山東謀畫攻戰之詳皆當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劒門之險則不如闕長江之阻則不如錡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再失議者每恨蕭俛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者盧龍一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挺而起又將何以禦之耶督師于外者亦前日平淮蔡之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愚邪澤潞之役李德

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可也使德裕而久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連何以為國若異時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智豈不慮此葢必有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既無譏矣我藝祖之興天造神斷丕變區夏一時藩臣如符彥師向拱王景十數輩皆前代偃强難制者奔走聽命無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郡遂罷而諸鎮皆歸於環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圖回之密機經畫錯綜之本末先後顧因論唐深

究其所以然

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於一時清標勝致觴詠談賞無益於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關盛衰者與諸君論之王茂洪芟草萊立社稷號為江左夷吾而坐視處仲之鷙悖弗慮弗圖及再經蘇峻之釁可以懲矣乃尚持遵養時晦之論何耶庾元規以元舅同國休戚顧專方面之威自外制內使居中者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溫太真再造王室焯乎不可揜然辭京尹詆錢鳳

正歟譎歟陶士衡屏翰武昌議者方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刺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號名士河南之行量能推賢之義安在商深源係蒼生望至為元子所發咄咄書空迄不能有所為何其衰耶劉真長一時名流皆推下之試迹其實裨國益民者有幾卞志正甘受瓦石之譏當其歲寒視諸公何如也且車騎避權徇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其孰先孰後曾謂料將揣敵反出郗嘉賓下耶與公義之自放丘壑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諫道勝

之論何其切於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

論盍枚數而著于篇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治

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見於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見於

甘之誓孟津牧野周之正朔將班矣猶曰司徒司馬司

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之約之為百豐

之為二百張之為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疏其流而於

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備立政之作

反復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地四時之官漫不知其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阪尹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侯亦或入為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父與太師兼卿士矣則未知於六卿果何居也東遷之後虢鄭皆嘗為之闕父子世為周司徒闕指卿士為司徒也邘十月之交既舉卿士矣繼之曰番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

其原於上列國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太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曾謂為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以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為魯宗伯見於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為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輩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為例於三家無所輕重邪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寇相

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蔿為大司空則既與聞國政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輿師侯正之間其軒輕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既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

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邪官師之升降治道之開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説

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近者也葢文景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員之相亦無可載之過果何道而辯之耶寛大似踈闊簡易似縱弛安静似緘黙函覆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審似猶豫見其似而不得其真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併棄其真則其害亦

有不勝言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辯之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固將以可憂為可喜以可戒為可師非是錯處而美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烏乎始當自孔孟之門始孔孟之所講葢嘗闚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始也仁義之內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辯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十五十而無聞夫子前日方以

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遽奪關而與達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委定哀之間誅賞號令具載於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為政孰為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訓詁而可知性而曰相近其於一本同源之旨果無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此一章耳以智為尚則害前說以聖為尚則害

後說抑猶有並行而不相悖之論乎否也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外奚辨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者告子既知仁耶則未有知仁而不知義也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辯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名物之同異可得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區洞達通貫然後可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為解

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厖臣碩輔功烈之盛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商周之間元老所傳耳目所接宜其無毫釐之不盡也然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中置諸丞弼三篇之書光明闓肆葢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沒傅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師尚父佑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之所載諸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王昭武王之臣徧舉

號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聖人之言抑揚去取爲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彊以水佐耕者豐葢水者兵食之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疏而爲川滙而爲陂屏而爲坊堙而爲埭奇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於史牒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試簡其二三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陵韓江流之源委

勢之高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冰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壑闕之略瀦蓄之方疆畎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洲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桓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顧終以取勝梁武

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在齊可堰在梁則不可堰料於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利有攺耶抑主客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埭相望雞鳴名伯西陵柳浦之屬其興其廢瑣瑣盖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闕近而可攷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興創之歲月議論之異同版築之規畫灌溉之廣狹盖略可見舉一以例百

亦治水學者之經始也具以質言無為虛論

問闢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世異端寖出至於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家者蠭起孟子獨與楊墨辯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商刑名之學行於秦老莊虛無之說放於晉勝廣淵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亦何以加此孟子置之若不聞者意安在乎均之為異端也墨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為我意專私己未益尤下於翟孟子乃謂逃墨

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反近楊而逺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之辨矣指泚顙之端何以遽能使之憮然自失然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視伊尹立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東西都間儒墨並稱時出於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猶自筆之書安在其為廓如也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獵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子者然何以得此聲於後世耶老莊末

流合吐納符覡丹石衆技為一區其參錯殽雜之由豈無可攷而身毒之釋則晚出於永平之後者也厥今楊墨之害既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耶抑猶未也諸公長者之論有曰修其本而末自勝所謂修者科條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子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毫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何而區別之也至若

傅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闕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

問漢監秦弊弛挾書律六籍次第列於學官大都小邑師生講肄弦歌之聲四聞然論者既以發策決科之學目之葢嘗觀夏侯勝黄霸皆坐議廟樂繫獄霸既在縲紲乃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吁當是時霸豈有策之可發科之可決乎身被重劾旦暮即刑猶汲汲欲有所聞吾不知所聞者復何事也勝

竒其意遂授以經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勝之所授果霸
始所欲聞者歟抑猶未也小用之則出治頴川大用之
則相宣帝名蹟振耀一時意者尊所聞之效歟諸君與
勝易地而居承霸之問將何以授之
問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五帝憲三王乞言養老之典
紀於書傳形於聲詩洋洋乎盈耳計算見効至於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何其盛也周室之東是禮浸廢尚齒
敬老之義浸不復聞以洙泗之間親被聖人之化仲尼

尚有魯道衰之嘆況非禮義之邦耶然仲尼親發是嘆而杖叩原壤之脛與夫四十五十無聞之言若與此意大不相似聖人之抑揚操縱未必無説也以東漢後周屢舉養老之禮而桓榮于謹之徒終不能示天下以孝弟之義彼西都之孝文未嘗恢授杖執醬之鴻儀而習俗敦厚耆耋黄耇懽然嬉戲殆若童稚意者是禮之興初無益人之國耶信如是則書傳聲詩之所以稱果何謂也盍深求其説

問古之制邦用者量入以為出約於出而豐於入固非治世之事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則亦理之所無也成周畫千里之畿以地計賦所入固有彝矣按其所出之目錯見六職未易條舉其體大用鉅三焉祭祀也賓客也官師輿隸之奉供也一歲之祭禋燎貍沈疈辜肆獻並列交作取天官之屬舍其卿士大夫府史胥吏之徒猶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抑何以贍之至於賓客之費則尤不可以理推

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郊甸縣稍關市山澤之征皆不與焉先儒謂其賦二十而一地最狹而賦最輕入之鮮者莫若此也及按賓客之籍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於男於采於衛於要至踈且遠者也大抵六歲畧徧焉推掌客所載等之王國置其公侯伯禮之重者姑以子男論置其饔飧饟物之重者姑以禾米論其一見也出入三積其一積也米三十車車為米二十四斛禾三十車車為禾三十束成周撫封葢千有八百國輻

湊醫至嘗試均之於六歲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爲斛者六十四萬有竒爲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爲公侯伯加之爲飧饔餼餼費固不可勝計以區區邦中二十取一之賦待之是納升勺之水而泄之以尾閭也然未聞以不足爲慮可不深求其故耶漢氏度官用以賦民文帝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山海舟車之利皆未領於縣官所入不既鮮矣乎方是時京師南北軍之屯皆仰給大農而吏禄之差三公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

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下至百石吏猶月十六斛自佐史至丞相具員凡十三萬二百八十有五月之所廪盖踰百萬斛此猶經費之有秩者也匈奴間歲盜邊陳武之出卒十萬張武之出車千乘騎十萬吳楚七國之叛至發三十六將軍天下之震動如此其他廵幸之役禱祠之費束帛之賜不為無事抑安所取此計臣不以闕告既甚可疑而都内貫朽太倉粟腐復大可疑在周疑不足者也而不聞其不足在漢非有餘者乃至於有

餘求其說而不得盡推其本末源流以對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質

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卜後

世之弊於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於此焉占之漢

高帝徒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者固將以

洗秦人鍥薄苛刻之風再傳文景醇厚之治有加於初

而誶語倂倨之陋習尚錯見於流涕太息之疏元狩之

君網密刑嚴冀以巧詆深刻之吏風俗宜益趨於弊矣

而文物並興金聲玉振意者整齊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精總核凜不可犯黄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咸精其能前日醇厚之風一變於剛明肅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世賴之予元孫成乃以婁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黨嚴光之占清風高節震耀四海馴至末流甘陵之釁魚貫就戮迄無補於勝敗之數豈建武敦崇奬勵者固欲其至此耶其後建安七子風流醞藉談笑閒雅視李杜諸公行行自表者韋弦有間

矣弛張舒卷果協於時而適於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四百年風俗屢變終莫能定於一豈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不可知歟其亦可以長守而後世不能舉偏補弊而莫之守也願聞其說

問歲之有上下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論則甚正而不能紓旦夕之憂皐夔稷契易地而立漢唐之朝制作未及定培養未及成急民之病要當自有方略必不闊視而坐談九年之蓄也平糴斂散

之法後之作者將有取焉見其出於管仲李悝望其名而遽少之非識時務實者也漢耿壽昌言於宣帝請名義倉曰常平使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葢有意售管李之遺業矣蕭望之爭議容可諉以儒者不通世務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酬似未可以書生少之也東都興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或者有所獨見非般所能與乎魏晉以降廢興不常豈無所以然者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

郡錢數千萬市其糴按其目不徒曰米粟而布帛絲纊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其意且何所屬也隋開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陝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斂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於他郡乎是可疑也常平市糴之本在玄宗時取諸客户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地稅在文宗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猶有可攷乎否也開元修常平法淮浙劒南諸道以下濕不堪貯

積討論貯儲之方益精而地氣不能病也其策可得而講乎國朝自淳化舉常平之政而嘉祐中下廣惠之制利益博法益詳矣熈寧改制出使者時斂散一時在廷之議具存因革損益之宜不可不三復也建炎紹興以來詔令為常平而下者相踵使名雖仍舊貫而參繹潤色則非一二條矣亦可得而悉數乎盍博考折衷以佐計司之餘議

問酒有榷非古也妹土之誥萍氏之譏文帝之詔皆害

之懲而匪利之奪也在漢中業漁民財而奉邊費闕

東萊外集卷一

東萊外集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策問

問統大道之傳者萬世所共宗也為子為孫言其父祖之譜牒昭穆訛則必得不克負荷之誚以學者自名而吾道之譜牒闕然不講陋孰甚焉故願與諸君訂之昔仲尼嘗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茍斷自文王之後嗣以仲尼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不然仲尼之言

果何謂也孟軻氏七篇之終自堯舜訖於仲尼上承下授罔不咸備其論仲尼則終之無有乎爾若顏淵曾參得道之傳皆遺落弗載曾不得與萊朱散宜生伍抑又何歟韓愈氏原道之篇謂軻死不得其傳用法嚴矣至答張籍書又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何遴於前而寛於後耶文武之道同伏羲置是皆不同歟舜文若合符節置是皆不合歟泝而上之則尊盧豨韋大庭栗陸之道果何自而究其始沿而下之則田駢宋

鈃惠施鄒衍之屬果何自而叛其宗系其緒而醜其流吾儒責也其詳著於篇

問昔之爲兵者有所恃甲兵者兵之最末者也昔舜命征苗之師而七旬之格知敷德之可恃也文舉崇墉之伐而因壘之降知修教之可恃也然則帝王之兵本末不偏爲世不得已興師之正律也否則雖臧而凶不可不戒也春秋之世兵師相校帝王遺意間有識者撫而論之葢不一矣有爲君謀去羣公子者其謀慘矣而論

戰則取於禮樂慈愛有用列國之君於其社者其事虐矣而為戰則留意於重傷二毛何見此而遺彼邲齊之九合之功成於楚服而誇師之言屈完得以折之晉之九合之功成於鄭服而偏師之不戒秦師得以敗之何難成而易虧邲荀林父邲戰欲還之意善矣一動於獻子之言遂濟河楚敖却伍參之請善矣一懼於楚王之入遂出陳寧始非而終是邲桑隧之役欒武子不欲戰藹然仁厚之氣至伐鄭之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實

出其口圍皷之役荀吳不受降敎然忠正之意至東陽之略使師偽糴而襲皷滅之實尸其謀何前順而後戾耶是數者皆疑而未得其說試求其所以

問光武身濟大業沈幾先物其戰勝攻取蓋不待論然其間固有欲失而偶得將敗而幸成者兵家所不可不講也赤眉之未入長安或獻水攻之策謂百萬衆可魚光武不答獻策者去而立王郎邯鄲之變光武幾不免其身而赤眉亦遂塗炭三輔矣一不答而興二患豈光

武真撫機而失或者有深於此者而後世末之見也荆門伐蜀之師光武固謂大司馬不曉水戰一由征南公為重然岑彭尋斃於刺客成都之平吳漢實始終之無乃所倚非所倚耶謂光武不能明見萬里外則料吳漢廣都之還何其神也其得其失要必有定論請辨其所以然

問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斗歷改憲是歷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

其改之數也漢之歷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歷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歷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惟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樸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廹急而不緩亦難矣

其源流誰自且歷之起起於斗度而疏密多寡率皆不齊冬至之日歷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須何耶歷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朓朒之徵孰從而正哉國朝之歷十餘變矣邇者復以差闊今歷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為先務猶懼有闕命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葢開仁宗時以其歷而較之麟德歷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

今日之歷將縮之將衍之邪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天地古今日歷之本此非星翁歷官事也毋泛毋略

問天下固有共指為兩物而闕與文之與武也吏之與儒也材之與德也利之與義也章甫鶡弁相遇於塗目若不相見者闕人墨客僅能勝甲冑剽竊略之數語則史冊夸大以為異事或曰以文武兼備或曰以文武大略其難全蓋如此黠吏生死案牘間視司空城

旦書為何等物而書生之從吏者例皆迂闊遲頓如宋臯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至於今笑之自材與德區為二塗坐鎮雅俗之士時君不責以職業至於所期以共功名者則惟泛駕跅弛之材是取義利之分舊矣金穀之計清介者視之若將浼焉以貨殖自許者下比商賈所謂義之一字適足以資其嘲誚而已學士大夫之相詆其論具存至今可覆也是四者果判然不相通耶則夾谷之會文事武備似不可分為兩學優則仕仕優則

學亦互為終始而無間也傳載十六相之才若宣慈惠和之類乃世之所謂德利物和義列於十翼未聞其不可並立也果相通耶則降秦漢以來千餘祀睽絶而不合者其必有間隅之地矣此固學者之所當講也主上紹休聖緒緝熈光明人苟可用無間文武事有可委無間吏儒混才德貫義利以起振古無前之盛治千載之所未合者將合於今日矣諸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默而無言乎願仰質諸經俯證諸史昔何為而合後何為

而分昔何為而一後何為而兩悉條於篇以窺所學問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易反天下之勢而逆成之則難外之不如内也逺之不如近也疎之不如親也勢也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忠豈肴進急利者哉以淮陽則薄以馮翊則辭彼固謂拾遺補闕忠臣之至願有歛大惠施一州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况下黯與望之數十等耶其咨嗟景仰之行而願為之執鞭者殆未可厚非也為治者將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皆競内而避外

榮近而辱遠希覲而棄踈芒芒禹迹孰綱之而孰維之耶將反天下之勢而逆持之使視郡國如朝廷視要荒如畿甸是倒江河而行之山也難矣哉國家制治審勢權衡輕重未嘗或偏迺者詔非嘗歷部刺史郡守者毋得除郎有司奉行浸不如初詔於是申前制而風在列德至渥也然士狃於天下之常勢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回哉驅之必有術倡之必有始勸懲之必有具是皆今日之所當先講者也肇唐虞而訖五代本末輕重載於

史牒者尚多有之其咸著於篇以佐朝論
問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聖致治之法而著之
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於今益千
有餘年矣世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而竊見之於用
如以禹貢行河如以春秋斷獄如以三百五篇諫噫六
經之用果止於是歟六經之用果止於是則儒者之責
何其易塞也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武未備之法用
六經者當有堯舜禹湯文武未用之效彼章句小生斐

然狂簡者曾何足為六經輕重耶是自夫子既成六經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試六經之未試使異端惡黨不敢指夫子之述作為虛言非儒者責耶伋之於魯軻之於齊梁抱遺經而不試識者不責二子而歸責於時今諸君幸生明昌之朝前無阻後無繫將何以辭其責

問仲尼設教於洙泗之間三千之徒惟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學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終日不違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蓋師者人之模範也茍非無一之不類則未

足為肖也及孜夫子之教羣弟子則異於是其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說其論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漆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者也乃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者也乃反貶之夫子之與羣弟子不欲其同也如此則顔子之步趨語默無所不同又何為而深取之耶聖人之教坯冶一陶不為賢者而增不為愚者而損今顔子則以同見取羣弟子則以

同見棄豈聖人之心誠有厚薄於其間耶願明辨之
問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
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
償側席之勞始而不勞斯謂怠終而不逸斯謂煩漢宣
帝相丙魏將事趙收龔黄小大奔走咸奏厥功固可收
視聽於穆清之上矣顧乃厲精為治齋居決事皇皇然
日不暇給夫豈數子者不足以代帝之勞耶抑帝未知
人君之體而與下爭職耶貞觀之盛烝髦並興于陪于

輔于藩于宣于省于寺于臺于閣藹然鬱然於斯為盛而太宗猶謂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又以兼行將相自許人才濟濟朝而不足解太宗之憂公卿之耻也名為將名為相太宗乃奪其事而自行之置房杜英衛輩何地耶漢唐之君臣君子蓋交譏之然尚有可諉者曰不知道以文王之聖翼以八虞四友之賢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勞視宣帝太宗有加焉此後世口不敢非而心未免疑者也不對姚崇即吏之奏明皇猶能之

曾謂文王不如明皇乎舜文若合符節舜垂拱視天民之昇文王之勤乃如是是何勞逸之殊也主上紹履慶基闡濟大業昧爽丕顯聽納忘倦天下咸知臨政之勤明揚公舉小大並進天下咸知得人之盛躬求賢之勞而不享任人之逸意者五帝其臣莫及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歟將如光武自樂此而不為疲歟無亦茲文王之憂勤有非後世所能概者歟其研精覃思上探闕聖闕與前世政治之勞逸人才之衆寡條陳縷數以觀

攷古驗今之學

問學不可躐等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未有陵節雜施而能成者也葢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難如此而學記之所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至九年知類通達謂之大成大成孔子之所集也孔子天縱將聖尚必自十五至七十然後極其至學者乃欲以九年之速而配夫子一世之所就何其敏耶洒掃應對子游以為末子夏復以先傳

後倦譬之其本其末其先其後要必有所在矣其索言之以紓所學

問言不易立亦不易知賢者之言人皆以為是也安知其無一非愚者之言人皆以為非也安知其無一是置其人而論其理固有持愚者之說而易賢者之論矣是非賤賢而貴愚蓋捨非而從是也言固不可以賢愚定其亦不可以聖賢定乎非然也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理之會道之極物之原確乎其不可易者也安得反

以賢人之言而疑聖言之妙哉昔者嘗叅觀自古聖賢之論有不釋於心者正其誼而不謀其利觀仲舒之言則義利不可並也而文言則曰義者利之和將從仲舒乎從孔子乎縣官當食租衣稅觀卜式之言則租稅之外不可取也而周官則曰以國服為之息將從卜式乎從周公乎什一行而頌聲作固傳春秋者之言而縣都十二漆林二十有五者經之所載也以傳廢經可乎關譏而不征固孟軻氏之言而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

其人者亦經之所載也以予廢經可乎均輸者前史之所惡虞書何以有懋遷之言羨餘者君子之所譏宰夫何以有長財之賞嗚呼儒者所恃以勝功利之說者執聖人之經也茲前數條反若為小人地者豈經旨奥微而學者莫之察歟抑猶有近似可乘而彼得藉其口歟其深思而明辨之

問夫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固聖學之大原也子思氏親出曾子之門而其言乃曰忠恕

違道不遠師生之論若不相似然其說果安在耶子貢亦夫子告以一貫者至答終身行之之問則蔽以恕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謂孟軻氏願學孔子而系曾子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忠而言恕忠恕果二道耶果可析而言之也凡此皆深疑而未喻者盍明以告我
問治有統政有樞出天下之治者其統也運天下之治者其樞也成周之隆薄海内外為國千有七百事之接

楮雖主計者亦不能自定其說吁亦極矣㴱其源疏其
流本末並舉公私兼濟在吾儒豈無術奚必問諸羊僅
弅鑄輩然後可耶主上萬機之暇親御大農之籍均調
齊一儲神國計惟是四者之弊或未免上勤宵旰之憂
凡名為士者在朝當盡其力在野當獻其謀是非諸君
當講耶敢問海王之篇牢盆之法鈦趾之刑散鹽盬鹽
飴鹽形鹽之品可酌而用者有幾乃若三等之酤三犯
之約稅茶從茶剩茶之令其得失果如何也酒酤之榷

古無有天漢始元之後沿革多矣得失利病可考歟不可考歟古今議論之衆者錢幣其尤也賈誼貢禹馬援張林之說豈無可資於時者邪雖然此猶前世之載也相天時因地利參稽累朝之典章考卜五方之風俗問諸工賈訪諸閭閻質諸田野要必有確然至當之策為今日獻其毋以思不出位為解

問孔門之論聖與仁雖夫子有所不敢居其道至大固非它人之所能與也而周公之制周禮列仁聖於智義

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而無所輕重夫子猶不敢以此自居而周公乃以此待天下之學者周孔豈二道邪子貢問博施濟衆而孔子對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與聖果有優劣耶仁之一字號為夫子所罕言然其立言其答問及於仁者不可縷數安在其為罕言耶至於聖初非夫子之所罕言而載於論語反不若言仁之多抑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目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遽目之以聖其說復安在耶此皆疑而未喻者願

明以告我

東萊外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外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炎

東萊外集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宏詞進卷

隆興元年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除
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制

文昌六府具嚴上將之威太微四門首列西藩之衛朕

憲章乾象祇護帝居疇咨帥閫之良參總殿巖之旅通班左棘易鎮名都亶孚贊冊之辭用諗庶工之聽具官機謀明決氣槩沉雄營平奏章實立功而立論好畤經武亦能畫而能兵蹤勇爵以擁旄峻戎容而絶席剖符作誓夙高帶礪之盟御衆牧人克壯襟喉之埶閱於最籍錫以命書登是南邦既賴蕃宣之略越在内服曷如拱扆之親是用檡方伯連率之封貳信臣精卒之柄睠多儀於夏篆訓諸御於章溝㸷柦再重飭帷宫而陪法

駕周廬千列警蔺錡而肅宸闈上霍邑之旌麾出嘉川之節鉞併蕃徽數用㫖顯庸於戲專面正朝坐制中權之勁折衝厭難奚勞外侮之攘益厲雄圖毋忘丕訓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除保大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侈宗盟之慶漢置官而序九族是司屬籍之蕃睠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輿誦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

詒治庭具官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間學古入對
三雍之宫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襲神明之冑地
依日月之華大路大旂傳鼎彝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
矩於先王鼎鄉疇進律之文顯陟承流之任德齒參劭魁
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藩之冠載念齊家之要
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兹肅乂是用縣譙城之留
務總酇畤之成師踐辟疆之班聯式彰清靜胙憲王之
封域用荅勤勞合集寵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雞鳴之寢

朕方形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藟之芘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尚書誥

三后成功首伯夷之降典六卿分職列宗伯之佐王朕詳延鴻博之流共輯禮文之事孰從折衷必賴耆明具官柬心塞淵養氣剛大蚤奮迹於畯軌晚蜚聲於顯途聖域策勲著玉杯竹林之屬詞林發藻紬石室金匱之

書徧儀禁路之華寓直河圖之邃肆討論於墜緒資訂正於宿儒進長春官式從人望惟剌經作制斯通執古御今之宜惟統宗會元斯祛黨同伐異之惑往惟勵翼嗣有褒揚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邃密維時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壺奥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

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閒輔陪遺忘𢀢典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允賴謀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適觀詔令之發揮往服寵章永肩素守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於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

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慇隷廼眷北顧用震悼於厥心間者太上皇帝數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糴翔貴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應之怠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

歟將豪奪暴役與東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埜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惇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朕監前世治邊之策責大指而削小文略近利而規後效長轡遠馭與豪傑之士共期於繩墨之外肆其封疆之臣亦越拘攣之見以為公家忠計用能辟地却敵顯有丕功朕甚嘉之朕不能遠德邊虞未寧重勞士大夫藐然甚懋遐者臨遣大臣盡護羣帥夙夜為守圉計至熟悉也而障塞破壞亭堠堙絶吏氣傷沮武備衰減便文自營毛舉細事以塞責或亂冦遷延宿兵無用之地或侵欺新附使邊騷然不安或屯聚解弛莫能相壹或

創艾戰鬭選耎退縮意者跅弛之士束於刀筆吏而不得騁歟將郡國之吏或不足亢一方之任歟抑貨賂上流吏卒失職下亡所信歟今朕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維爾將帥牧守其厲鋒鍔展腹心賦車籍馬必戒輓運奉饟必豐器械必犀利烽燧必精明毋拘常守以失事機之會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尚克欽承以寛朕北顧之慮則予汝嘉

代宰臣以下賀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禮

戊表

堯仁舜孝際授受之昌期地察天明極形容於丕册四方來賀萬福攸同中賀竊稽上聖傳序之符實貫千載休嘉之運纂圖儲禁日重光而月重輪養志宸闈乾稱父而坤稱母大矣承顏之慶温然歸美之誠雖蕩蕩無能名豈容擬議而業業致其孝當畫顯揚肹中禁之絲綸集曲臺之弁冕金聲玉振斷以淵衷璧合珠聯煥為麗藻赫奕禮文之備昭華容物之陳歷吉日而協靈辰

肅將縟典蜚英聲而騰茂實並受鴻名有識有知以呼以舞監明皇之至道如彼其畢考順宗之應乾莫能相尚有開盛旦盡掩前聞恭惟尊號繼御丕圖奉承慈極于帝其訓輯三紀之睿謨自天降康增兩宮之神筴肆上儀之具舉紛協氣以橫流臣等幸列邇僚欣逢昌會旅虞階之獸舞合漢殿之嵩呼資始資生既懋顯揚之報得名得壽永儲錫羨之祥

代提舉國史進神宗哲宗徽宗皇帝國史表

三后在天軼鴻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上干乙覽中謝竊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纉武功疊西羌湟鄯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牒之符璀璨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著前揖商王之躅俯畢唐帝之撫運啟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紬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碩學論次

舊聞迨繼照以龍飛甫終編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
金鐀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
與京恭惟尊號孝通神明誠賛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
武之繩記動記言下協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
臣職總編摩功慙潤色莫測乾坤之藴第輸鉛槧之勤
述羲農黄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文王之道願軫宸
衷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尚書兵部臣靖言臣聞春秋復九世之讐世宗遵而命將匈奴直百年之運宣帝因以受朝滌蕩平城之憂焜燿渭橋之謁惟今盛烈跨古鴻猷遵制揚功雪上皇之宿憤陳師鞠旅空大漠之鬼區日月清明華夷震疊恭惟尊號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屈羣策於籌帷定一尊於宸極武王載旆躬戎輅以濯征驃騎揚旌受將臣之成算同文同軌來享來王矧突厥之鴟張播頡利之凶虐猖狂颭脫屈强穹廬自鹿失於狐隋益鴟張於絶塞有

開帝統肇舉義旗羌髳佐周濫預稱戈之列貉燕助漢粗輸致騎之勤恃其鳴吠之勞肆厥飛揚之志二三其德大棄齊盟千萬為徒長驅醜類漲煙塵於亭堠通烽燧於郊畿尚示涵容未加懲艾益縱癸辛之惡來窺戊已之屯衆叛親離人怨神怒爰奮張於虎旅用蹂踐於龍城臣等職在戎旃任專將鉞簡奇兵之鋒銳出間道之空虛扼定襄之襟喉從天而下擣可汗之肘腋擊地而驚紫紹蹀血於金河李勣搴旗於通漢孝節當常安

之道萬淑臨暢武之區烝徒騰躍以鷹揚小醜逌逃而魚潰頡利乃收合餘燼包藏禍心外雖効於牽羊内實懐於首鼠公挾詔使陰拒王師臣等申儆戎行徑度沙磧太白入月星垂滅狄之祥高鋒彗雲士倍禽王之氣舉輕振槁破易摧枯頡利委棄皷旗散亡旗帳山空谷靜周章大澤之迷路絶刃摧沉痛窮途之哭措身無所束手就擒恩融瀚海之冰化解氊裘之俗斯皆明謨先定睿略遥臨壯稾街侈大之觀軼禹貢要荒之服臣仰

承神指親覩駿功奉西域都護之觴敢忘典禮開參天
至尊之道用暢威靈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臣聞電擊雷震瀚海飲冠軍之馬星流彗掃燕然勒車
騎之銘憯義勇於龍荒紀鴻勲於麟閣厥開昌會克對
前休布大喜於幅員清妖氛於夷貊恭惟尊號布昭聖
武糾虔天刑基王迹於并汾定帝都於關洛一怒以安
天下奮厲皇威四征而綏兆民掃除羣穢璿璣自運寶

歷常新邈鐵勒之封疆有延陀之部落世傳酋長虔始夷男乘突厥之敗亡據尉揵之險阻會逢休運懷輯遠人犀甲熊旗燿幽都之部落騂旄虎節荒大漠之山川當為不侵不叛之臣反肆爭地爭城之戰公遣度設暴伐思摩升岱宗之燔柴將封玉檢徹甘泉之烽火遽上羽書方推轂以啟行已搴旗而報捷自怨自艾來享來王願聯姻於天家以增華於戎索三星在户既愆納幣之期六月出師未正交侵之罪不煩邦憲自觸鬼誅濟

凶狠於多彌致剪屠於回紇蠢茲餘種保彼遐荒欽鳳
闕以歸誠飭虎臣而將命推招攜懷遠之義兼取亂侮
亡之權臣等統率烝徒導揚德意為鵝為鸛整師律以
無譁如熊如羆肅軍容而不犯招徠流散慰拊傷殘酶
延陁首領咄摩支陰蓄豕心潜摇蠆尾敢以傷弓之衆
輒興衷甲之謀臣等振厲偏裨激昂行伍外兵雲合得
以敵攻敵之機驍將風馳有先人奪人之勇速如破竹
易若建瓴長驅名臣當户之儔盡籍甌脱穹廬之地咄

摩支適於荒野辱在泥塗雖逃幕府之威終納軺車之欵鐔裘震疊沙磧肅清斯皆聖算無遺廟謨獨運授成謀於樽俎開遠略於邊陲臣備數行間獻俘闕下左執律而右秉鉞願先周樂之容東漸海而西被沙共紀禹功之盛

漢使諭莎車諸國檄

葢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惟大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薄海内外悉主悉臣雕題鑿齒鐔裘卉服之倫

文臂受事請命下吏唯恐居後間者葷粥氏虐老獸心
奴虜毆役以剪爾諸戎爾諸戎獸駭鳥散蕩析離居遐
萌為之不安世宗武皇帝奮其武怒提干將而叱之蹀
轒轀蕩甌脫遊魂餘種自竄於北方寒露之野於是中
西域而立幕府信臣精卒列屯相望所以擁右爾諸戎
甚厚爾之父子寧而蓄馬蕃者非我其誰使之是我有
大造于西也莎車小醜反易天常賊殺其主惡暴西域
自知罪戾與漢吏相恨絕陰結旁近種豪若虐漢使隅

絶都護歸計匈奴洿辱聚落大為諸國羞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使者奉隆委將明威建偃漢之節以鎮撫百蠻親見狂冠桀驁迺選臾畏縮隳先帝所建立以賊遺君父非人臣之節也用敢盡精厲氣鼓行而西為士卒先惟爾西域諸國剖符析圭為漢藩輔歲時之嘉入覲出聘冠蓋交道恩禮篤厚四夷莫不聞今莎車首敗職約以古法當誅所同憤疾茍挾持兩端久留天誅陰拱以觀其孰勝則靈旗將回指於爾有邦矣其賦

車籍馬深入霆擊以欽承天子威命鄯善蒲犁獵其南月支疏勒震其北四面並進頽禡厥宗若乃莎車騎君都尉之屬刼於殭暴不能自還蒙死僥倖以逆執事之顔行駢首就戮無以自白使者為諸君羞之矧今大漢兼制八荒覆以威德兵鋒所嚮無不震壞拔姑師之旗屠大宛之城竿安歸之首陵車師之壘犁谷蠡之庭羈姑翼之頸皆諸國所親覩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以區區莎車而

欲抗堂堂之鋒猶踐薄氷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捕斬渠率封爵之科具如甲令苟走險阻者鹵掠使西域父子不相聊則使者職在討除分當相直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為知幾者所哂矣檄到咸喻陛下意毋忽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葢聞忠臣見危致命唯徇國而不回義士殺身成仁雖喪元而弗避志吞虵豕氣薄虹蜺迄成萬世之功率由

一念之烈我國家肇造區夏大拯生民壽富安佚本人
情仰追三代之主仁義公恕統天下俯同七制之君上
際下蟠南洽北暢日中則昃數必倚於虧盈城復于隍
運自分於否泰奄妖氛之充塞來醜虜之憑陵逆賊安
禄山悖虐凶酋腥羶遺孽鳥言夷面始服役於朔陲狼
子野心旋承恩於魏闕陽飾佞諛之態陰懷窺伺之圖
峻宇雕墻錫中都之甲第高牙大纛總數路之戎師焜
煌御府之珍絡繹内饔之膳示之利器授以大阿騁其

不道之謀肆厥無厭之欲反書既徹逆熖遂張囊血射天毒更逾於梟獍吹脣沸地衆競集於犬羊震蕩兩都幷吞百郡幕府擁旄分土仗節臨戎守孤壘之空單抗凶徒之猖獗九河俱潰屹砥柱之中存萬室皆灰歸靈光之獨在幸英豪之響應連城邑以景從清河擁士馬之强常山正鯨鯢之戮李郭合從於河朔許張扞蔽於江淮斬將搴旗紛捷書之踵至執訊獲醜沸告語之交馳挾泰華而壓鴻毛倒江海而沃原燎滅虜之勣指日

可期惟通都巨鎮之公侯暨精卒銳兵之將率游居之俠邑里之雄佩玉執圭當懷五世相韓之舊衝冠投袂必興三户亡秦之心勉自激昂共為掎角或窮搜其巢穴或雄制其襟喉或邀擊於前或横衝於後切新都之舌用執仇讐然郿塢之臍以威姦慝論功行賞舍爵策勳積甲與山齊永息煙塵之警取印如斗大益堅帶礪之盟若乃辱在盜區汙於偽爵顧榮之從陳敏夫豈由衷温嶠之奉王敦蓋非得已其念去危就安之計各乘

轉禍為福之機執厥渠魁潰其肘腋不特捐脅從之累又將開封拜之科車同軌而行同倫再成樂土弓載櫜而戈載戢一洗凶墟檄到如章書不盡意

漢太史箴

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襃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是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復尊於人主公議極天下之公而史官復持於公

議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
號施令必九思三省奠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
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
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
書而司馬氏乃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
黃帝以來至於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録武帝惡其
直筆刊落其書於戲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
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

乎竊推官箴王闕之義愽稽史氏之本末而為之箴曰
若稽前聖治浹多般記言紀動爰立史官千載之日尘
致尺牘不爵而榮不刑而辱正色立朝是是非非以死
奮筆萬夫莫移降周迄秦鼎傳漢氏若談若遷令于太
史迺紬金鐀序次舊聞本末闔闢裁成帝墳六世䟽䟽
護前文過删落編簡俾無或播曰帛可卷曰竹可刊人
心之公終不可諼遠付百年毀譽自定侈大之名播在
民聽惟是史策平如權衡惡弗可損善弗可增德之休

明發我王道雖絶不窺自成典誥造行或惰自親其文訣辭虛美統紀放紛公議攸存萬古一揆豈茲小臣所能軒輊迹出於履影出於形反求諸己光流汗青君舉必書用輯衮職史臣司籍敢告執戟

漢廷平箴

廷尉天下平而廷平者復廷尉所取平也維漢孝宣皇帝中興炎統原念刑重之弊實秦十失之一迺地節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求明察寬

恕黄霸等以充其職季秋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夫獄重事也人之死生存亡於是乎在箠楚之下情實倒置首尾衡決治獄者競以深文峻詆為功奏當之成鍜鍊周密雖臯蘇復生欲平反之厥路無繇每歲之冬案牘上於王府者充棟宇汗牛馬時君養尊於上縣以簿書期會視之漫不可否一以委吏吏得以出沒變化售其私欲希望風指排抵怨讐彊者以埶免富者以賄原民用怨讟上干陰陽之和則雖置廷

平之官尚何益哉必如漢宣帝之屬精為治哀敬折獄
然後官不虛設矣竊紬繹建官之指而作箴曰
於赫萬乘三尺所出喜舒怒慘發言成律厥勢雖利厥
理實難哀矜庶獄治忽所關自古在昔相授以仁誰生
厲階虐始於秦有赭其衣有丹其書左鼎右鑊民氣不
蘇皇矣中宗時漢之隆顧瞻苛法震於清衷清原正本
乃立廷平自霸以降揀擇維精惟是廷平刑之司直匪
君之明曷舉其職民之多辟百詐一誠面柔背損陽遜

陰爭我心匪鑑妍媸或蔽我心匪衡重輕或戾赤墀議法會弁如星或此之失咳唾笑嚬秋官涖刑致辟圜土在彼之害鈇鉞斤鋸已斷不續已死不生敬之敬之罪疑惟輕法行自貴赦行自賤允執厥中沒齒無怨至言不煩貫之以恕廷臣掌憲敢告執御

漢靈旗銘

古之帝王必興神物以前民用自有熊氏接萬靈於明廷設五旗五麾用征不譓震曜萬國然則尚矣惟漢武

帝雄材大略志清六合命將出師徂征多罪雷霆之下無不隕滅蠢兹南越阻兵稱亂將奮揚武旅致天之討迺乞靈於大神告禱太一以壯荊畫旛日月北斗登龍象太一三星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伐國旗之所指風雲前驅隆隆獵獵勝氣先見鋒刃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用能墟其國俘其王竿首北闕為萬世戒然則建靈旗而前軍旅所以暢天聲壯戎容作士氣豈直禳禬厭勝而已哉敢追紀其烈而為之銘曰

中宮天極太一常居上帝神兵森列六虛在漢世宗布
昭聖武鉅典駿功戎紀交舉考圖數貢南越不庭爰整
其旅命將徂征迺禋迺祀迺禡為兵禱肇新鋒旗奉將天
討三辰在上式昭其明史臣司之以先啟行夭矯晻靄
靈風扶旆潰鬼嶽祇犇走來會舳艫千里虎韔鏤膺士
倍其氣以莫不增星旄雷燭海波如席砰磷鬱律水怪
掃跡蠻蜑落膽墮戟失戈獲其大醜烝徒凱歌抗旌言
還獻功社稷啇雲榮光左承右翼奉時辰壯報以克誠

丹厓龍荒鏡清秪平秦建茸頭賨憑巨梓倭今之制軼於惇史孝文行師鸞旗在前倭今之制與之並傳於惟神物勑我威命肆勒銘章以鴻厥慶

唐大弓銘

唐太宗文皇帝躬秉威械斬刈四方之蓬蒿創為大弓長矢度越常制討劉黑闥之役突厥驅其犬羊干我旗鼓親御弧矢以卻之擅裘之君傳觀其矢震疊種落厥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凡郊丘重禮則陳於儀

物之首以修大武功槧人墨客更相夸燿而不知太宗之德有超然出於武功之外者葢嘗諭近臣曰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脉理皆邪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况於治乎迺延羣臣更宿中書内省朝夕詢訪嗚呼勇葢天下而守之以怯功被四海而持之以謙大哉修身之弓誠後世子孫之所當寳也是宜紬繹厥旨以顯詩之昭示無極迺為銘曰

丕顯太宗肇開有唐氣吞四海弓矢斯張制兹大弨神

武是奮賁育絶髖挽不能寸躬討亂略浴鐵千羣手提威弧雄入九軍控弦鳴鏑日規為小犇星激電氛祲一掃左落欃槍右射天狼聲如摧山萬衆莫當名王酋長傳觀金鏃漢箭有神震疊葷粥武功既抗益戒益勤以近取譬爰告邇臣朕得良榦謂弓之選諗於工師鑒裁實舛維是戎器昔所自親猶弗徧察况於羣倫廼延衆髦燕見紬繹絶力絶德兩臻其極策府舊物百世有煇人侈其觀我服其規象弭襲藏郊廟薦獻修身之弓與

之俱奠煌煌白羽焜燿丹墀矯思之矢與之並垂威靈在天餘烈在地播以銘詩用告來裔

東萊外集卷三

東萊外集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宏詞進卷

講武殿記

天錫藝祖神武大略表正萬邦靈旗所指四方君長隨玉失舄歸地王府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灌烽滅燧闢炎統丕丕之基廼闢秘殿名以講武燕朝穆清神心經緯四征九伐咸入睿算上延良平借箸運籌之謀下程賁

育扛鼎揭旗之技沈幾於尊俎之間收功於疆場之表巍巍乎是殿之建實王業之源也臣竊稽前世英明之君智略之臣制為宮室城觀以志武功者衆矣殿以昭武堂以起義樓以籌邊城以受降府以折衝驛以籌筆雖皆隨世以就功業然卑汚褰淺莫能與先王並駿乎無以議為也惟我藝祖之興陽開陰闔躬接於天原念五季不綱黥髡盜販僭竊名字尨亂鈎裂三光五岳之氣分蚩蚩之氓陷於水火莫能自拔並告無辜于上下

神祇於是手提干將為民請命干戈所麾如雷如霆無不震壞肆其宏開廣殿建講武之嘉號者豈樂佳兵而黷武哉聖人之意以為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皆勇智高出一世闕策先定用能削平僭亂納天下於太和之域則儲神基命之地端不可後想夫潛心是殿旋乾轉坤戡殪敵於股掌之上一發而平澤潞再發而下淮揚三發而定荆湖不待下劒門之險而固已制孟昶於軒陛不待告番禺之捷而固已收劉鋹於堦墀不待

墮金陵之壘而固已縛李煜於几席虎臣驍將受成黼扆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一聽陶冶功成事定迄不自知其所以然非神武大略卓冠百世之表孰能與於此竊迹明堂玉版之所紀若開寶五年名進士安守亮等對於是殿六年又名進士宋準等覆試於是殿八年名契丹使觀射於是殿是知藝祖之世絳紗玉斧清蹕羽扇臨於是殿者殆無虛歲所以大武功而清宇宙其貽厥孫謀之意遠矣至於乾德之元鑿池習戰太宗之世築

臺大閱皆襲講武之稱其昭示禁暴戢兵之訓一也鴻惟是殿之建開天闢地創我宋無疆之寶祚上與虞舜干羽之兩階同條共貫彼栢梁德陽之制崇侈光麗奉己而不在民者曷足稱於聖人之門哉用敢發揚景鑠播於億萬斯年俾勿壞臣謹記

隆儒殿記

仁宗皇帝皇祐紀元之三載憲度鴻明風化浹洽折衷六藝統壹聖真老師耆儒濟濟在列廼制詔有司朕紹

休聖緒樂與据經守古之士燕見紬繹存神索至用緝熙日就月將之學肆開邃宇廣邇英之廬以為講貫論說之地顧扁榜之名未立惟一二左右之臣汝為臣度等言陛下尊隆儒術肇新廣殿親屈帝尊博延承學之臣右文之風推校千古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請冠以隆儒之名丕諭聖志臣昧死以聞制可其請是維文教之盛照映國史赫赫若前日事臣幸得以鉛槧待罪追述閎休以貽罔極臣之職也用敢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曰道待聖人而尊故儒者之是非必百世俟聖人而後明自三代以來尚文之主史冊相望褒衣博帶禹行舜趨肩相摩於朝盛於稷下論於石渠觀於橋門議於白虎洋洋乎聲明文物去洙泗不能以寸然束於詁訓泥於古陳滯固疎闊弗知合變質之以金穀甲兵之問試之以浩穰要劇之地則惶駭眩眊無所措其手足甚者誦六經以文姦言逢君之欲傅之古誼私龍斷以獵高位為世所患若豪俊輕俠憑陵觝侮以儒為戲而真儒

碩學與蒙其耻淳于髡之徒至譏評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英主槩以儒者為無益於治亂之數閒登用一二闕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為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闕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惟我國家聖聖相授尊道貴德以齊不以文及我仁宗皇帝紹天覺民表章儒術路門經幄咨諏講肄言成典謨以隆儒之名登諸扁牓風示天下羣士慕嚮異人並出輔

成四十二年冠古之治眞儒之效白於當世向之詆訾
儒術者前倨後恭自咎自悔攄子思之宿憤刷孟軻之
餘恥千載之是非至是而始定信乎道待聖人而尊也
臣又聞之漢肅宗皇帝幸闕里祠孔子命儒者講論帝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僖對曰陛下
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
承夫區區肅宗固不足以仰望仁祖竊嘗借是說而論
之則仁祖之創殿制名臣亦將曰此乃隆儒稽古增煇

聖德豈特儒者之光榮哉臣既述其事謹待制旨而勒之石臣謹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臣仰惟真宗皇帝潤色祖業統輯羣元連四海之外以為帶九夷八蠻稟卬太和枝附葉著上古之所未臣人迹之所不至莫不梯山航海奉琛走貢史不絶書府無虛月祥符紀元之九歳正月資政殿學士臣殊始奏以占城龜兹沙洲卬部蠻相繼入貢請圖其道路風俗人

物衣冠以付太史帝俞其請四月詔禮儀院修四夷述職圖時判鴻臚寺臣復以注輦入貢列諸繪事帝以其未廣申命訂正以侈一代之偉觀是圖之揭會八荒於坐隅歛萬里於咫尺裨王當户氊裘卉服咿嗢睢盱照映寶軸岌若飛動固可以伯仲成周王會之篇輿臺唐室職貢之圖矣臣竊原聖意豈徒丹青藻色誇詡於無極哉所以昭示後聖惇德允元蠻夷率服之成憲爾用敢墨筆操牘拜手稽首而為賛曰

宋繼古帝跨唐軼虞湛恩布濩外薄海隅於皇真宗垂拱而治南洽北暢東漸西被日域月竁桂海冰天踰沙軼幕叩關請前火齊錯落浮琛沈羽道路如織歸我天府春王三朝九夷賓將庭燎晰晰壁玉華光削衽解辮十百其耦象胥環人儐相先後廼詔曲臺廼命鴻臚衰工之良是繪是圖咫尺滇池跬步瀚海狼居龍堆滅没晻靄鶻舟𡵆鑠石黑水流澌一幅之間氣候屢移闕

古先哲王左圖右書迭相經緯百世楷模在帝仁宗增光四葉鑒於前代憲章鴻烈延閣廣内典籍之淵並列美惡有萬其籤殿帷深靚旁搜博采播諸寶繪揭為規戒金鋪玉户丹青相宣邦國若否瞻之在前土階都俞九官厎績就日望雲不違咫尺攀輳折檻還笏挽裾凜凜生氣凌鑠坐隅璇室傾宫怠敖侈麗圖其覆輪危竿欹器迺發天藻奎畫雲章迺示卿臣導其贊襄紫宸仗

退游心太古槐龍轉陰寓目縑素拱揖令王爲吾友朋想像昔賢爲吾股肱翺翔周覽一息千載緝熈聖學兆民永賴漢晝西閣尭䋣並彰唐設連屏以鏡興亡昭哉寶圖超唐絶漢揚厲碩休下臣之賛

漢高帝未央宫上壽頌

帝王有至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曷謂至樂曰以天下養是也漢高帝混一區宇極四海九州之奉以致養於太上皇五日之朝龍旂鑾輅雷動星陳風天下以純孝

其踐祚之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未央宮成置酒前殿高帝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稱萬歲歡聲洋溢如雷如霆竊意高帝歷秦誅項帝制天下之樂未若奉卮之日也夫天以天下與王者易以天下之養與王者難王者得天下於天易得天下之養於天難博稽五三六經之傳鮮有兩得者惟高帝獨介古今罕見之鴻休舉簡編未書之盛典想夫奉卮之際天華爽霽雲物効祥陛戟殿帷函被光景

王危舉而天下為父子者定歷數四百年之漢上儀偉觀前後相望而未央之會於斯為盛卓哉煌煌丕天之大律不可尚已是宜命鴻生碩儒作為歌頌播之樂石以遠非常之慶攷諸載籍闕然不傳謹援束晳補亡之義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雲起龍驤赫矣高祖肇域萬方洒掃羣穢武騎聿皇拓迹開統炎祚靈長至樂無極太平有象其樂維何以四海養其象維何兩宮相望法駕問安肅陳天

仗時惟九年未央落成闕庭神麗左墄右平浮柱飛榱
俯視列星路車乘馬莫不來庭帝謂羣公朕提三尺頭
如蓬篠履冐鋒鏑登玆治安用克考室賓惟祭父敎誨
之力咨汝典客顯設鼎彝咨汝奉常緜蕞其儀供張前
殿毋敢不祇燕饗諸侯慈顔是怡陛戟百重鑾旂的歷
葦降雲霄劃閶鳴蹕庶邦冡君駢玉交舄鼎臑俎胾籩
豆有秩文始之舞干羽低昂金支翠旌蹈厲發揚安世
之樂四垂高張轟豗融治鳥獸蹌蹌親屈帝尊頓首丹

地抱彼注茲泰樽盎齊奉卮太上融融洩洩以禱以祝
萬有千歲貂蟬駿騠驩聲傳臚日華五色嶽靈三呼祥
風和氣蜿蜒扶輿汎漾璧璫披拂綺疏高祖聖孝焜燿
民聽溫凊宸極舉觴告慶高祖聖功幅員耆定仰以寧
親順神淵靜鴻化浹洽咸蒙陶甄比屋考叔連墻閔騫
夸大休嘉作此頌焉颺於石渠以諗儒先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天子之孝以養志為主清蹕三朝不足以為樂惟威加

四海冠帶百蠻大荒絶域莫不歸職貢於天府然後足
以仰稱付託之重而盡養志之孝也唐神堯皇帝脫屣
萬乘與造物者遊廼手挈神器授於太宗太宗開乾闔
坤身濟大業以增輝神堯之丕緒西突厥之盛古夷狄
莫强焉廼烜威赫德膺受封冊遣使來庭神堯嘉嗣聖
威德之遠覆親宴使者於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
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神堯喜以酒屬太
宗太宗頓首謝復奉觴上神堯壽惟神堯傳序之明惟

太宗養志之孝兩臻其極壽觴之奉醇風和氣陶治八紘忻忻愉愉如醉醪醴豈非邦國之大慶千載之絶會歟彼昆邪之降狼居之封渭橋之謁亦足震讋夷狄然有其功而無其時雖欲雩餘瀝於兩儀之觴不可得已竊推美盛德之形容而作頌曰

烈烈盛唐明兩作離何天之龍提地之蘉於赫太宗功德巍巍原念養志聖孝所基燀威王靈銅虎四馳大荒絶漠磔裂分剺鴻業崇成泰山四維突厥遺種崛强於

西沐浴元化卧鼓息輦來請來覲同我昌期帝謙不居穆然深思告慶慈極功敢自歸神堯嘉止張宴兩儀日月重華芝蓋相差爾公爾卿冠珮紳緌燕及戎使睢盱嗢咿曳星之髾歷天之旂雷軸電鞭翠華葳蕤樂舞破陣金石塤篪嘈吰鏜鞳蹈舞僛僛需雲上覆湛露下滋睟表粹溫載發疇咨嗣聖繼統要荒來威高視羣辟孰盛與京付託之明無愧烝黎百末旨酒酌彼金罍爰屬嗣聖贊祉介祺卒爵而釂融融怡怡帝拜稽首上萬壽

巵嵩呼鼇抃聲沸丹墀乾闓坤懌叢祥効奇珍符瑰產如丘如坻天子之孝匪循近規五嶽為豆四瀆為罍孰為冬溫仁恩撫綏孰為夏清義武發揮懿茲文皇懷遠招攜泰和洋溢顯揚有煇發越軒陛陶冶郊畿布濩郡國旁覘遐陬父堯子舜前創後隨一人有慶庶績咸熙對揚景鑠作此頌詩勒之玉版以永厥垂

建隆編勅序

太祖皇帝受命移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為天地重

開迺命左右之臣條定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為萬世則越四年七月己卯判大理寺臣儀上建隆編勑四卷宏規丕矩易簡坦明揭於象魏藏於有司職於秋官頒於郡國用啟佑後聖繼繼承承咸以正罔缺確乎致治之成法也臣涵泳聖涯固不足以測知乾坤闔闢之縕然職在翰墨其可以詞語淺薄為解謹齋心極思而序之曰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然後定惟五代之亂殭凌弱衆暴寡無知之氓奔耆驕欲睨三尺法猶弁髦土

梗而大棄之奪攘不忌剽刼顯行上之人厭若其難治於是為壹切之法以求勝民不師古始墮壞先王金科玉條之制相夸以虐相高以險奇請它比溢於几閣黠胥老吏生死於簿書之間猶不能徧識千機萬穽罔民而納之死悍臣酷吏奮鬚抵案斬艾擊斷專决不請駢首就戮血流波道民舉足而蹈陷穽側身而入河海靡衣媮食不為終日之計時君偃然自以防民之具高視前世然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姦宄無窮而鈇鉞不足凶

威毒燎腥聞于天上帝震怒崇降罪疾亦罔克永世惟
我藝祖奄受方夏代虐以寬當宁太息思欲滌除苛法
撥亂世而反之正深詔通明平恕之士傅以經誼蔽以
人情成書之布前目後凡較然畫一以四卷之簡而馭
億萬生齒之繁風流篤厚禁網疎闊斯民安土樂生不
敢以身試法駸駸乎囹空刑措之治矣昔之為法愈多
而犯法亦多今之為法愈寡而犯法亦寡昔之防民日
嚴而民日慢今之防民日寬而民日謹昔之吏屈首朱

墨而不足今之吏從容畫諾而有餘是知為治之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深仁厚澤克開厥後民之戴宋永永無窮後世雖有作者蔑有加於此矣世之議者或謂藝祖之法以威克厥愛為主臣竊以為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則藥石俱捐藝祖拔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於千百至於後聖教化益明則刑益輕慶歷嘉祐以來

鞭笞之罰不上於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孰謂其尚威乎臣懼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列之於末以告來者臣謹記

承華要略後序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聖統養天下之源必緝典籍以熙聖功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罔不鏡之以前代之載衡之以六經之言碩師良傅左提右挈吉人正士前導後陪廣夏細旃之上洋乎

弦歌諷誦之聲發焉煥乎山龍藻火之文具焉用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潤色鴻業永永無極臣仰惟宋受天命聖聖相傳碩大駿偉之治曠百王而輩五帝淵謨丕訓宏綱懿典不券契而同不鑿枘而合不膠漆而附不衡石而均腧時歷紀若出一日雖老師宿儒欲形容列聖心傳之緼殫精研慮終莫能望其端倪竊嘗閱諸太史氏側聞真宗皇帝天禧三年八月制立昇王為皇太子始錫之以元良述繼之以六藝箴又申之以學書勸

學歌吟之屬至於品式備具本末闔闢則復有承華要略之書焉越三年九月召宰輔宗室近臣俾之縱觀然後知我宋之重規疊矩萬世一轍者亦惟培養天下之源而已當真宗皇帝之時天清地寧弓弭矢箙霞露生息極熾而豐升中岱岳親祀汾陰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固可以獨觀昭曠垂拱視天民之阜矣顧乃留神於垂裕後昆之原豫建太子以定國本爰因乙夜之覽博采載籍蒐補青宮要紀之闕遺勅承華要略十卷肸分彪

列昭如日星親發睿藻斷以贊述用為輔養聖功之具想夫書之所載問寢視膳之規齒胄入學之訓大綱小紀洪纖鉅細無乎不闕厥後仁祖四十二年之治巍巍蕩蕩洗萬古而空之者是書抑有助焉是宜列聖寶之以為成式藏於宗廟副在有司增前星之光源少海之潤蓄靈擁休萬世永賴誠丕天之大律也臣竊考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

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闕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賔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効之卑汚寒浅也使其獲窺我宋承華要略之書殆將興河伯望洋向若之嘆矣惟舜禹執中之訓足以擬是書聖學相傳之妙惟文王世子之篇足以擬是書聖學色養之誠世之相後數千載若合符節信矣聖人之無兩心也若夫精義入神眇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顧臣何足以知之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

制

門下宣制閫之威夙重維城之望與宗藩之祀載通左棘之班乃睠英賢素推近屬爰舉陟明之律肆疏易鎮之榮播告路朝誕敭渙號皇兄保大軍節度使某慈祥而膚敏信厚而忱恂動思法度之循居遠奇衺之習總

羣書而奏七略僉是正於詞林獻雅樂而對三雍亦裁成於治具藹然譽處達於聽聞自席寵於齋壇益蜚聲於屬籍棣華韡韡增光伯仲之聯瓜瓞緜緜襲慶神明之胄朕仰觀英祖之遺烈有懷吳邸之賢王時惟聞孫允蹈前憲肆爾克家之懿俾膺攝祭之權分彝器以展親貴之物采歸脤膰而致胙享以忱誠是用昕亞保之儀更大邦之節篆車希冕於昭命服之華豹尾神旗有赫元戎之重出盟津之新組上鄜畤之舊麾申啟國封

陪敦邑食於戲因心則友朕方隆兄弟之恩繼别為宗爾尚衍本支之緒往肩吉履式究令猷可特授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主者施行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

王以爕者也其埶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

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啟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疎地遠千說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格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㣲巽以入之曰義曰理原念㣲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㣲勝惡微燕閒穆清誠意懇欵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原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刋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暴慢之𢦤將萌復已師氏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諫無形於惟辟

王獨制萬乘必求畯賢舉以自近旦承慕弼前賛後襄
氣體默移其道大光茍不鑑此正直屏棄僕隸之臣諾
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宁烏知民勞聖人
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戟

代提舉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臣某言舜歷在躬大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
睿謨爰勒成書上干乙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
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道參覆載功冠古今凡詔令之

播敷若風雷之鼓舞辨邪誣而刋謗史前烈用光弛黨禁而錄後昆士氣如洗闢正路以來箴諫塞幸門而嚴憲章飭革輅以勞軍萬屯思奮肅芝車而耕籍九扈告豐恤刑必至於無刑急士並收於多士揭於象魏固井井而有條颺之康衢亦洋洋而盈耳登泰和之休運啟授受之公心繼照云初增光是篤肆趣肦於宸指俾具設於攸司肇自建炎之元及紀紹興之號旁加裒集胥協編摩言如絲而出如綸昭華簡冊大作綱而小作紀

布列章程集致治之指模萃保邦之軌轍于帝其訓與時偕行恭惟皇帝陛下明兩作離函三為極問龍樓之寢内聞性命之精微紬鳳檢之書外考典謨之渾灝逮此奏篇之御翕然發政之新臣服在宰司幸覩丕範初何勞於率屬第有愧於視成樂陶見而知之豈容倫擬子夏得其書矣烏測淵源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建炎紹興詔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漢輿地圖序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

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藩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

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果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厄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皆

吾囊中物發夜以謀之反復以思之其披輿地圖之際慷慨憤悱氣干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一郡至小而羣賊之地奚翅十倍吾衆至少而羣賊之兵奚翅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定機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述若步若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塞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

戎冠被衮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胷中是以論光武克復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地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厥後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比欵五原塞願為藩蔽乃立之為南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所

紀皆為臣妾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臣妾焉則志也者其撥亂濟世之樞極歟故述之以告來者謹序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臣仰惟藝祖皇帝天造神斷手提干將灑掃華夏以丕靈承上帝之威命建隆之元詔天下簡驍銳之士咸集闕下罷其選懦者命郡國蒐補其數焉四方之兵魚鱗雜襲投石思奮什伯其耦閱習以程其能親臨以作其氣所以摩厲之者甚至至於三年乃屈鑾輅御便殿而

閱武陛戟百重彤廷如砥扛鼎翹關之雄落鵰穿楊之技彯纓鳴劒之鋭並效其能天容日表不違咫尺視其勇怯以為殿最賞春罰秋風動營壘用能東征西伐顯有丕功一舉而平荆湖再舉而平蜀漢三舉而平劉鋹四舉而平李煜兵鋒所嚮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無不隕滅者蓋藝祖閱習之功有以先之也嗚呼藝祖閱之於殿陛之間而收功於千里之外閱之於踐祚之初而收功於歷年之遠所以啟佑列聖開炎宋丕丕之基

者閱武之功居其多焉大矣哉聖人創始之沈幾也臣
謹竊述其事拜首稽首而作頌曰
天造草昧野戰羣龍分割河山風氣不通皇矣藝祖受
天景命神武奮張六合底定開乾闢坤厥惟初元肆發
神指布於幅員尺籍伍符簡其剽銳造於王庭庸較厥
藝羊質虎皮力不勝兵是汰是斥練擇惟精時其三年
天臨廣殿曰熊曰羆賈勇自獻陛廉九級左墄右平旌
旆如植有閧無聲貝冑朱綅流星白羽肅其戎容行行

伍伍前疊揚葉後貫戟支連袂逢紫比肩由基劒躍長虹弓翻滿月怒氣回薄髮衝眦裂靜如磐石動如飄風出奇入正滅没無蹤帝臨軒陛乃嘉乃奬積金至斗睎勞第賞轅門之下交相激揚雖怯必勇雖柔必強靈旗南指荆湖衡壁萬仞劒門如入吾室俘囚劉鋹海波不興煜惟狂童覊以長繩於𦘦王旅動而無敵揆厥本原緊閱習力藝祖聖武同符禹湯混一書契于古有光藝祖聖謨克開鴻業列聖閱武相望史牒豈無顯德其規

未洪亦有驪山其刑未公大哉斯舉百王之極小臣作頌颺之金石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尚書五兵臣石等言臣聞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為壯而曲為老烏可恃強自古以來斯理可考所以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昆陽彗雲之鋒亦殲於漢蠢茲狂虜撓我清時迨茲妖孽之平永息煙塵之警恭惟皇帝陛下握符出震秉籙乘乾嗣元帝之鴻圖紹隆基

緒繼金行之正統維御紀綱俊彦具來烝黎咸乂惟苻堅之凶虐據中夏以憑陵陷張掖而吞西涼失吾藩輔破荆州而得鑿齒俘我英賢罔知倚伏之機徒肆驕淫之欲徙其氏户弗念阿皆之歌寵厥鮮卑不顧魚羊之讖將取滅身之禍乃興入寇之謀蕩析里閭誅求車甲遠則忘故老垂絕之論近則忽羣臣至切之言掃境而來罔民於死將整師而臨滄海欲投鞭而斷江流臣石等督率烝徒奮揚義武彗侵箕尾謫久見於盜區歲次

斗牛祥已開於王略休符黙兆勇氣倍增彼方嚴洛澗之屯我已效梁成之首揞項城之蟻聚瞰淝水以狼貪隅岸相持對營並峙用輔國之良策因朱序之漏言謂欲交鋒盍先退舍所賴神奪之鑑天誘其衷輒陰觸於禍機獨自投於死地初意乘危邀險勢若建瓴寧知進易退難敗同解瓦既前部之告潰復陽平之云亡弓撥矢鉤紛爭投於鎧仗轍亂旗靡競大棄於營屯時惟謝玄功冠諸帥以八千之慓悍剪百萬之腥羶苻堅流落

草萊間關險阻傷既深於流矢食不厭於壺飧顛躓窮途過項籍烏江之窘零丁匹馬猶本初官渡之歸殘息僅存措躬無所臣石等濫司戎律親奉睿謨雲起龍驤運際功名之會風聲鶴唳威加僭亂之區援枹皷以忘軀奏鑮鍾而獻愷斯皆王靈遠被聖略遥臨復前世之深讐雪遺黎之宿憤華夷闓懌日月清明登灞岸而望長安共興感慨封狼居而禪姑衍當效驅馳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東萊外集卷四